

春秋經傳集解隱公第一

隱公名息姑。惠公之長子也。聲子諡法不尸其位。隱公也。

杜氏

盡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

孟子卒

不得葬不成喪也。無諡先夫死。

不得從夫諡。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子也。蓋孟子之姪也。始收則同姓之國。以姪弟隱元。

弢翁藏書題跋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

故仲子歸于我。婦人

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

生桓公而惠公薨。

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嫡母之故。追成父志。爲相尚少。是以立爲天子。帥國人奉

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僖通本又作癩。周丁歷友之姪。直結友字。林丈一及癩也。大計反。癩以證友。又繩證友以補音。身爲相子。僞友尚少。詩昭友。大子音素。後

大子皆放此。

李國慶 編著 周景良 校定

紫禁城出版社



宋鶴林氏刊春秋經傳集解為海內孤本世所罕見
 不僅紙墨瑩潔光彩奪人亦可貴重兩寅歲余始見
 四卷於北京翰文齋卷十七卷十八卷二十一卷
 徐氏散出讓價未成卒為德化李氏所得時時舍之
 不能忘而頃歲李氏所藏一卷卷六則輒轉歸蕭江劉
 氏未之見也乙亥夏楊君敬夫忽以錢奉二十三元見示焉
 之驚喜適望以重值收此書楊氏先德光緒甲午年得
 於北京當時已遺七卷譽權時乃預為之地蓋以期他日之
 混合也余於是至從李氏購所藏四卷其價值倍於楊氏
 十一月遊北京偶遇文祿堂見第十四卷影印詢知原書藏
 石氏園枕文祿堂主人王晉書圖之復馳書伯兄上海乞
 商劉晦之文讓所藏第廿六卷兩子正月王晉書以石氏
 書至已改易舊標而值更高於李氏若劉氏之一卷則秘
 為鴻寶堅不肯讓數年矣屢以書請皆拒而不允其第十
 卷更無從踪跡曉此書或將不能終定耶余前數年收宋
 岳氏本春秋左氏傳亦偶能配合凡歷三年其第一卷則
 失之交臂且漸熾於壬申上海南北之變今劉氏書散佚
 過半劍合珠還之願更不可期得失聚散固有定數非人
 力所能強第衷心耿耿終不能不為此書深惋惜耳
 壬申四月初一日程前記於自莊羅地



責任編輯：章宏偉
 裝幀設計：姜尋工作室

ISBN 978-7-80047-625-9



9 787800 476259 >

定價：800.00圓（全二冊）

J292.28
131
:1

2.28

131



張翁藏書跋題

△題跋▽

李國慶 編著 周景良 校定

紫禁城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張翁藏書題跋 / 李國慶編著; 周景良校定. -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7. 4

ISBN978-80047-625-9

I. 張… II. ①李… ②周… III. ①漢字 - 書法 - 作品集 - 中國 - 現代 ②周叔張 (1891 ~ 1984) - 私人藏書 - 題跋

IV. J292.28 G256.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027914 號

張翁藏書題跋

編著 李國慶

校定 周景良

責任編輯 章宏偉

策劃 北京煮雨山房文化藝術有限公司

設計全程 姜尋工作室

出版發行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景山前

街故宮博物院內)

印刷 北京達利順捷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八八九毫米乘一一九四毫米十六分之一

印張 四十四

版次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978-7-80047-625-9/J·294

定價 捌佰圓

序

藏書家每以訪書、藏書為旨趣，得書之後，信筆寫上一段跋語，尤顯愜意。兩宋開始，版印盛行，傳本日多，藏書美富。為藏書題寫跋語，漸成風氣，遞經元明，至清而盛。歷代跋文遂成後人瞭解先賢藏書活動的文獻依據。弢翁藏書始於民國初年，所收之書以宋槧元刊及鈔校稿本為限，繼承了傳統藏書風格，以其藏書之富、品質之高、影響之大，成為私家藏書巨擘，位居明清以來傳統藏書家殿軍一席。

將一位藏書家的藏書題跋真跡匯印一帙，此前似無先例；弢翁藏書規模，後人未能逾其盛者，讀弢翁藏書題跋，若從三點細品，不失為一種享受。

展卷欣賞，可略曉弢翁書法風範。「聯聖」大方稱弢翁「略師獃叟中年字」。獃叟是清何紹基的號。紹基其書尊唐碑而上溯北朝楷法，獨創一格。弢翁素喜其字，早年曾事臨習。其後涉獵愈廣，涵養益豐，後來雖未以書法誇於世，而於平淡之中，獨具風神。弢翁書法，以氣運筆，結體方整，筆劃渾重，功力深厚。墨筆題字無論於善本或普本，皆一絲不苟，遠非「萬圓一赤練蛇」體所能及者。

閱讀品味，可感受弢翁藏書旨趣。弢翁一生除從業外，終日與書為伍。訪書、得書、藏書、讀書、校書、讓書、贈書、借書、刻書及捐書等活動躍然紙上。當訪得一書時「驚喜過望」，當失去一書時「心意彷徨」，當偶得一書時「如睹故人」，當捐獻藏書時「書得其所」。甘苦並存

的藏書活動，蘊涵著無窮的趣味。

掩卷沉思，可領悟張翁做人真諦。在張翁題跋中，親情、友情、國情像一條主線貫穿始終。用新得書為降生景良取名，用蒙學書授一良誦習，用心愛書作珏良結婚禮物，施財刻經以祈夫人早日安康等，此為親情例；託付琉璃廠王晉卿等書肆朋友覓書，與圖書館趙萬里等同道中人說書，向高校胡適等學界名流贈書，與藏書家傅增湘等君子互校異書等，此為友情例；為免孤本淪於異域而出重值收書，隱痛割愛而將得手宋槧讓予公藏，政協會上提出配書建議，兩立遺囑舉獻藏書等，此為國情例。

《張翁藏書題跋》包括「題跋」真跡和「年譜」正文兩個部分。前者重在展示張翁藏書題識書法風範，後者重在追憶張翁藏書活動遺蹤。使讀者對張翁藏書有一個感性和理性的較為全面的瞭解。

奉佛居士張翁，坐化即今，倏忽二十餘寒暑。曩時，四處訪書，網羅天下珍善本；自莊端坐，飽讀人間未見書。其書若有神物護持，保全未散。這些舊藏，今日已充公庫，或供學人研讀，或化身百千，發揮潛能，福澤國民。昔日遺願，今成現實。張翁有知，已含笑於九泉。是為序。

李國慶

二零零七年十月二日

藏書家周叔弢先生

李國慶

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四大發明」對人類文明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其中造紙和印刷技術的發明與發展，使承載著中華數千年文明的古籍得以世代相繼，綿延不絕。其數量之多，古人更是以「浩如煙海」喻之。

早在周朝的「盟府」，即是收藏圖書資料的地方。《史記》上記載老子曾作周藏室史。所謂藏室，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國家圖書館，藏室史則相當於今天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從那時算起到今天，我國藏書至少有三千年的歷史。藏書有公藏和私藏之分。公藏即是現在的各類型圖書館，私藏則指藏書家個人藏書。兩者互為補充，在保存古籍、傳承文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天津古代藏書歷史雖然較短，但是卻有著顯明的特點。自十九世紀中葉國門洞開以後，天津以「海河之要衝，畿輔之門戶」，成為重要商埠地區。全國各地，人流物流，湧向天津。四方來客，五方雜處。特別是在天津各國租界內又多住清末遺老、民國軍閥、下野政客、富商巨賈，以及實業家、金融家、各界名流等，市場上時常能夠見到清宮遺物、名家藏品，這就為天津私家藏書提供了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我們知道，私家藏書應當具備的基本條件是具有可靠的經濟收入，具有重要的古書來源，具有過人的鑒賞眼光。綜觀天津藏書家，大致具備這些條件且有代表性的有：王守恂、李士珍、盧靖、盧弼、嚴修、金鉞、陶湘、章鈺、章梈、陳寶泉、陳維壬、任鳳苞、胡宗楨、徐世昌、徐世章、梁啟超、李盛鐸，以及姒兼三、劉明揚、張重威等。周叔

弢先生又是這些天津藏書家中的佼佼者，代表了天津藏書家的風範和藏書水準；在全國範圍內，他是一位頗具影響的、重量級的藏書家。

一、周叔弢先生及其家世

周叔弢（一八九一——一九八四），名暹，一名揚或明揚，字叔弢，以字行，晚年自號弢翁。原籍安徽建德縣人。一八九一年七月十八日（光緒十七年六月十三日）出生在揚州東園門。幼年時全家遷居大樹巷。宅前門樓高聳，迎面八字照壁，宅內院落四進，有跨院、有花園，花園名叫小盤穀，花木掩映、層石迭嶂、小橋流水、曲徑角亭，極具揚州園林地方特色。是其祖父周馥購進做為養息娛樂之處，也是他支下子孫聚居之所。他兒童時代就生活在這裏。周氏家族後來在天津發展時也置多處房產，但遠不及揚州小盤穀。

周叔弢的父親周學海，母親徐太夫人。夫妻倆前後去世，老宅風流雲散，弟兄各自西東。一九一二年，民國建立，周叔弢憧憬未來，懷著願望，攜帶父母故去後所分到的遺產，離開他生活了廿一年的揚州，先遷到青島，後於一九一四年遷到天津，走上了他四叔周學熙所創辦的實業道路，成為周學熙實業集團的繼承人。

他原娶蕭夫人琬，續娶許夫人和之，再娶左夫人道腴。共生有十個子女。七子：一良、珏良、良良、杲良、以良、治良、景良；三女：珣良、與良、耦良。他教子有方，以所藏《四書》、《五經》等書，令其誦習，進行傳統文化的蒙學教育，又讓子女鈔書、校書，以此方法，進行國學基礎教育。子女成人後，均各有所長，成為國家棟材。

周叔弢的一生是多彩的一生。

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吞併了天津和唐山的華新紗廠，周叔弢大義凜然，堅決拒絕與日人合作，憤然離職。

一九四七年，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又發行金圓券搜刮人民財富，周叔弢主持的啟新洋灰公司面臨絕境，他氣憤地說：「沒有和平就沒有工業」。

一九四八年，周叔弢接觸了共產黨地下組織負責人，他和李燭塵團結了天津工商業愛國人士，暢談了當前形勢和中國共產黨關於城市工商業政策，收到了穩定民眾情緒，抵制南遷和迎接天津解放的效果。

一九四九年，周叔弢為劉少奇同志來天津視察，安排了與天津工業界知名人士座談會，少奇同志傳達貫徹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精神，闡述我黨對私營工商業的政策，對周叔弢等愛國人士為發展民族工業所作努力給予肯定評價，並鼓勵他們繼續多辦工廠，為繁榮經濟作出更大貢獻。

同年九月，周叔弢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他第一次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他第一次參與討論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組織法，參與和製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參與了確定國都、國旗、國歌等國家大事。他被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一九五零年，周叔弢當選天津市第一任黨外副市長。他由於花甲之年從政，深恐辜負党和人民信任，以革命幹部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虛心學習、認真工作、按政策辦事、起表率作用，十六年如一日。

同年，周叔弢到北京參加中央召開的全國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毛主席在住所單獨接見了他，拿著他在大會上的發言稿詢問天津工商情況，並做了極為重要的指示，希望教育工商業者，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走社會主義道路。接見完畢因周叔弢座車未到，毛主席囑用自己的車送他回寓所。

一九五四年，黨的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總路線公佈以後，他衷心擁護，啟新洋灰公司率先

申請公私合營，合營後的董事會，由周叔弢任董事長。他自動放棄全部定息，分文不取。

同年，他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從而參加國務會議，經常聽到毛主席、周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的指示、講話。

一九五九年，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與徐森玉聯名提案，建議設立古籍裝修技術班，培訓接班人。獲得通過實施，由北京圖書館和中國書店各辦一班，每期兩年。辦了兩屆，到該辦第三屆時，因「文革」而中止。

一九六六年，文革初期，一組紅衛兵闖進周叔弢家，他卻迎上前去，婉言告知，他家有古書、舊畫、印璽等等，都是國寶，應該愛護。他身處逆境，仍使這些文物古籍得以倖存，沒被當作「封、資、修」燒毀砸爛。事後，他還堅持對家人說：「這肯定不是共產黨的政策。」

同年十月一日，周叔弢仍被邀請到北京天安門參加國慶大典。周總理看到他時，迎面打招呼說：「來啦，回去好好學習！」說完匆匆走過。周總理那清瘦面孔、灼灼目光、和藹聲調，使他更增強了信心去經受嚴峻考驗。不久，他被通知到「五七幹校」參加學習勞動。

一九七九年，他經常到天津藝術博物館、天津圖書館去，幫助鑒別館藏文物、古籍，指導青年業務學習，成為大家心目中的良師益友。

一九八一年，他撰寫《熱愛祖國熱愛黨》一文以迎接中國共產黨六十周年的到來。全文熱情洋溢，體會深刻，他真正認識到一個真理——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新中國。

同年，他聽到黨中央宣佈我國階級狀況已經發生根本變化，並對原工商業者的進步和貢獻作較高評價之後，他更加注意改造自己，並提醒原工商業者一定要加強注意改造，要從自食其力勞動者的水準，提高到社會主義勞動者的境界，正確認識當前大好形勢，為實現祖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在黨中央開闢的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歷史道路上大步前進。

一九八三年，他任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會副主席，直到逝世。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凌晨，周叔弢病逝天津總醫院，終年九十三歲。

在他住院的前兩天，即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日，他從北京開會回來，因腿腳腫脹不消，決定住院檢查治療。他想起，有人找他為紀念毛主席九十誕辰舉辦老同志書法展覽，要他寫個條幅，有十幾個字就行。他因就要住院，握筆雖困難，腳腫難久立，還是堅持下來，持筆寫下「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會有社會主義新中國」。兩天後，他住進醫院，這凝聚了他全部感情的十八個金光閃閃大字竟成了最後絕筆。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在天津友誼俱樂部劇場前廳舉行向忠誠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周叔弢同志遺體告別儀式。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專程由京來津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全國政協常委會及天津市負責同志，以及他生前親友參加了向遺體告別儀式。二十九日上午十時四十五分，遵照他生前的「投之滄海以飽魚蝦，勿為子孫累」遺囑，由市政府派專輪，由專人護送，在渤海灣燈塔附近，由他的子女把他的骨灰投入大海。此時，汽笛長鳴，輪船在投放骨灰的海域繞行三周，以示悼念。

他辭世之後，人民日報、中央電臺、中央電視臺及天津日報、天津電臺及天津電視臺等媒體，紛紛予以報導，刊登悼念周叔弢逝世的照片和文章，讚頌了他嚴於律己、一心為公和熱愛祖國、熱愛黨的精神，黨和人民給了他莫大榮譽——忠誠的愛國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

周叔弢的祖父周馥，字玉山。歷任直隸布政使、山東巡撫、兩江總督及兩廣總督等要職，成為晚清重臣。他作李鴻章幕僚，長達卅餘年。曾協助李在天津推行新政，拓展洋務運動，在治水、理軍、育才、興商等方面都有建樹，尤其他在外交上表現出的才能，當時被譽為不可多得的人才。祖母吳太夫人。有六子（學海、學銘、學涵、學熙、學淵、學輝）三女（瑞鈿適劉、瑞珍未嫁、瑞珠適袁）。一九二一年（民國十年）病逝天津寓中。著作於逝世後編為《周懋慎公全

集》。其中《負暄閑語》一書，即周馥「因遲孫隨侍居廬山、蕪湖數月，因其所問，就書史所載，見聞所及，引伸之以廣其義，隨筆記載」（《周馥公全集·負暄閑語》序），作為遺訓，以教子孫。事蹟具清史列傳。

周叔弢的父親周學海，字澄之。於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殿試三甲第三十九名，以內閣中書用。因周馥「念家事艱難，生齒日繁，囑學海回揚州經理生業，不願其遠仕，亦不願其宦京曹」（摘錄自《周馥公全集·年譜》）。周學海遂棄官歸里，定居揚州。署揚州河務同知，逾五年以道員分發江蘇候補。於一九零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病逝南京。周學海一生淡泊名利，不喜逢迎，惟愛讀書。因事推理，因體弱於卅歲後立志學醫，鑽研中國傳統的脈學、藥學，並為人按脈、處方，進而記載著述，對疑難病症，一經診治每有奇驗，尤擅治傷寒。他把自已寫的醫學專著和其他相關醫學書編印成《周氏醫學叢書》傳世。

周學海有五子七女，周叔弢排行第三。長兄達，不喜科舉，獨嗜中國算學，廣羅歐美數學名著，校勘異同，是當時的著名數學家。擅詩詞，喜集中國郵票，有「華郵大王之稱」。次兄達，留學美國，從事西醫。精內科。四弟進，以善於鑒別、收藏漢魏晉三朝石刻，超過前人而聞名於世。五弟雲，經營金融業。大姐津榮適顧贊卿，三姐津愛適趙志遠，五姐津午適孫懷祖，六妹津環適李次武，七妹津滿適張佛昆，二姐津福、四姐津祿均早殤。

周氏兩代都是讀書人家，重視教育子孫讀書做人，故從啟蒙到少年都是在家設私塾，以重資禮聘宿儒任教，為子孫將來步入社會打好基礎。周叔弢五歲時即入家塾讀書。家塾以國文為主，除講解誦讀「四書」、「五經」外，還要讀《史記》、唐宋大家選文和學寫論說文章，要背誦唐宋詩詞和學寫詩文；每日要臨帖，寫大小楷毛筆字等等。周家明字輩的人都能寫得一手好字，這是家塾嚴格要求所致。

周叔弢出身于達官顯宦之家，芸箋書香之門，受前輩影響至深，自己虛心求學，積極上

進，性格內斂而堅強。他在商界、政界及文物收藏界均取得巨大成功。這與家學傳承有著直接關係。

周叔弢從十六歲住揚州時起就受家庭的影響開始買書，而遷居天津後，津門竟成了他日後從事收藏古籍文物的發祥地，這也是他自己所從未料想到的。開始訪書時，他主要參照《書目答問》和《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書目，用來指引門徑。後來，眼界漸寬，視野漸廣，逐步形成了自己藏書特色。他從政從業之暇，興趣使然而訪同好、會書友、逛書肆、練地攤，依靠自己從事實業所得到的可觀的經濟收入，憑藉自己的過人的鑒賞眼光，在天津這塊融匯四方文物的風水寶地上，披沙揀金，廣收博采，所藏之物，主要包括善本古籍、敦煌遺書和秦漢璽印。其中，善本古籍是傾盡心力而為之的專項收藏，經過長達半個多世紀的不懈努力，使自莊嚴堪鄭架滿盈，琳琅滿目，以所藏善本古籍量大質精而成為一代私家藏書巨擘。

周叔弢是我國著名的民族實業家、古籍文物收藏家。全國解放以後，陸續將自己收藏的古籍文物全部捐獻國家，受到各級黨和政府褒獎和人民擁戴，他德隆望重，遂成一代賢達。

二、周叔弢先生收藏的善本古籍概說

周叔弢先生（下文統稱弢翁）以收藏善本古籍量大質精而名重海內外。究其原因，這與他購藏善本古書懸格極高有直接關係。他追隨的是清代藏書家傳統的藏書路子，重收宋槧元版，名鈔佳刻，以及授受源流可考的歷代著名本子。經過躬親訪書實踐，不斷總結先賢藏書經驗，他提出了收藏善本古籍的「五好」標準。具體內容是：

- 第一，版刻字體好，等於一個人先天體格強健；
- 第二，紙墨印刷好，等於一個人後天營養得宜；
- 第三，題識好，如同一個人富有才華；

第四，收藏印記好，宛如美人薄施脂粉；

第五，裝潢好，像一個人衣冠整齊。

凡達到這個「五好」標準，或具備其中之一、之二者，才考慮購藏。

張翁嚴格按照這個「五好」標準訪書，所以使自己的藏書品質達到很高水準，所收的每一部書，都有可取之處。《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冀淑英編，一九八五年七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分簡裝和精裝兩本，後者少見。）所收入的就是這部分善本古籍，或者說是其全部藏書中的精華部分。

筆者依據《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從藏書內容的類別方面進行統計，共收經史子集四部書七百二十六種（一說七百一十五種）。其中經部收書九十二種，計易類五種，書類三種，詩類七種，禮類十種，春秋類九種，孝經類二種，四書類一種，樂類一種，群經總義類三種，小學類五十一種；史部收書一百三十八種，計紀傳類十二種，編年類十種，雜史類三十一種，奏議類一種，傳記類二十一種，地理類三十二種，政書類三種，金石類十二種，目錄類八種，時令類一種，史評類六種，史鈔類一種；子部收書二百二十四種，計總類三種，儒家類十三種，兵家類三種，法家類六種，農家類一種，醫家類七種，術數類七種，藝術類二十種，譜錄類九種，雜家類七十一種，小說家類十二種，類書類七種，釋家類五十三種，道家類十一種，宗教類一種；集部收書二百七十二種，計楚辭類三種，漢魏六朝別集類十一種，唐五代別集類五十三種，宋別集類七十二種，金別集類三種，元別集類四十九種，明別集類十五種，清別集類六種，總集類三十四種，詩文評類八種，小說類二種，詩餘類十四種，曲類二種。

筆者依據該目，又從藏書版本的類別方面進行統計，共收宋槧元刊，名鈔佳刻七百二十六種（一說七百一十五種）。其中宋版書六十四種（包括宋刻本六十三種，宋鈔本一種），金代版本二種，元版書四十五種（包括元刻本四十四種，元鈔本一種），蒙古版本一種，明版書

二百八十六種（包括明鈔本八十八種，明刻本一百八十八種，明稿本二種，明代銅活字本八種），清版書三百二十二種（包括清鈔本二百六十六種，清刻本四十一種，清稿本十四種，清代活字本一種），高麗版本四種（包括高麗刻本三種，高麗鈔本一種），日本版本二種（包括日本刻本一種，日本活字本一種）。

另外，體現弢翁藏書品質的地方，還在於所藏書中，有大量名家批校和題跋。據不完全统计，明版書中至少有一百一十一種有名家批校或題跋，占所藏全部明版書的百分之三十九；清版書中至少有一百九十一種有名家批校或題跋，占所藏全部清版書的百分之五十九。這些批校或題跋者在明清兩代著名學者和藏書家中均具代表性。

早年，張恂（孟嘉）為弢翁作《自莊嚴堪勘書圖》，著名藏書家傅增湘先生作《周君叔弢勘書圖序》，用傳神之筆，稱讚其藏書，云先生「旅津二十年，殖業餘閒，無日不以訪書為事。廠肆之人，荇舟之估，麋集其門，內而天府館庫之舊儲，外而南北故家所散逸，珍異紛羅，供其採擇。由是頻歲所收宋元古槧殆百帙，名鈔精校亦稱是，聲光騰焯，崛起北方，與木犀軒、雙鑒樓鼎足而立，駸駸且駕而上之，噫，可謂盛矣！」顧廷龍先生在《自莊嚴堪勘書圖跋》中附此說云：「五世丈周叔弢先生藏書之富，夙與李氏木犀軒、傅氏雙鑒樓鼎峙海內，而凌駕二氏，無愧後勁。」傅、顧二公讚語當屬公允之評。北方如是，若論中土，則與珍藏了大量宋元善本的湖南籍著名藏書家陳澄中（清華）齊名，時有「南陳北周」之譽。

三、周叔弢先生的藏書處與藏書印

大凡藏書家，都有自己專用的藏書之所，並有藏書之印，但藏書之所的名稱有別，藏書之印的文意有異，這是藏家自己的雅趣使然，這也正是文人所樂道的地方。

弢翁取《楞嚴經》「佛莊嚴，我自莊嚴」句，名自己的藏書室曰自莊嚴堪。請名家童大年

鐫「自莊嚴堪」白文方印（二點一厘米乘二點一厘米）和朱文方印（一點九厘米乘一點九厘米）各一枚。請吳昌碩鐫「自莊嚴堪」朱文方印（二點四厘米乘二點四厘米）一枚，請陳衡恪鐫「自莊嚴堪」朱文方印（二點八厘米乘二點八厘米）一枚，請唐源鄴鐫「自莊嚴堪」朱文方印（二點三厘米乘二點三厘米）一枚。以上所舉並是常用的藏書印章。

寒在堂（又名拾寒堂），因一九一七年在天津收得南宋杭州刻本《寒山子詩集》而得名，又因此本以廉價議成，猶如拾得，故又名拾寒堂。請許保之鐫「寒在堂」白文長印（二點一厘米乘零點九厘米）一枚，請唐源鄴鐫「寒在堂」白文方印（二點二厘米乘二點二厘米）一枚。以上所舉並是常用的藏書印章。

「曾在周叔弢處」朱文方印（二點一厘米乘二點一厘米）。由周明錦鐫印。是其早年使用的一方印章。

「周遲」白文方印（一點一厘米乘一點一厘米）一枚，由童大年鐫印，是專門用於善本的藏書印章。一九二六年，弢翁決定不用此前常用的一方「曾在周叔弢處」朱文方印，改用這方小印。他在自己收藏的明嘉靖二十七年黃姬水刻本《兩漢紀》中說清了這個想法：「余所得善本書，每鈐『曾在周叔弢處』六字朱文印，蓋收書只以遮眼，本無世藏之心，非好為曠達之語以欺人也。今此印剝斃，不堪復用，遂改『周遲』二字白文小印。自此書始，後皆從之，丙寅（一九二六）夏。」

「周叔弢手校」朱文長印（三點四厘米乘零點九厘米），由劉希淹鐫印。此印和「未弢手校」朱文方印（一點七厘米乘一點七厘米）常用于弢翁校勘之書。

「雙南華館」白文方印（二點四厘米乘二點四厘米），由劉希淹鐫印。因收得兩部宋版書《莊子》（自唐天寶元年始，《莊子》又名《南華真經》）而得名。

「東稼草堂」白文方印（二厘米乘二厘米），由劉希淹鐫印。因收得兩部元版書《東坡樂

府》和《稼軒長短句》，遂各取書名首字而得名。

「半雨樓」朱文橢圓印（二點九厘米乘一點五厘米），由劉希淹鑄印。取所藏宋蜀本《王摩詰集》中「山中一半雨」句而名之。清代藏書家黃丕烈曾藏宋版《王右丞集》，自署「山中一半雨本」（見《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卷五），蓋本此。

「楞嚴室」朱文方印（二點五厘米乘二點五厘米）和白文方印（二點六厘米乘二點六厘米）二枚，均由周明錦鑄印。蓋因收得明版書《首楞嚴經》而得名。弢翁為奉佛居士，喜儲內典，善印佛經，自號佛弟子。

「周氏未弢」朱文方印（一點六厘米乘一點六厘米），由周明錦鑄印。專門用於所藏活字本書中，是常用印之一。

「安隱」朱文方印（一點八厘米乘一點八厘米）。印文含平安、穩妥之意。《詩·大雅綿》「乃慰乃止」，漢鄭玄《箋》：「民心定，乃安隱其居。」隱，穩古今字。

「弢翁珍秘」朱文方印（一點九厘米乘一點九厘米），由王惕鐫印。

「孝經一卷人家」朱文長方印（三點九厘米乘二點三厘米），由齊白石鑄印。因收得元相臺岳氏刻本《孝經》一卷而得名。這種提法蓋仿清中期大藏書家知不足齋主人鮑廷博得到宋版《金石錄》十卷後刻「金石錄十卷人家」藏書印之例，兩者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周叔弢先生收藏的「顧校黃跋」書

「顧校黃跋」是古籍版本術語之一，專指載有清代顧廣圻校語和黃丕烈跋文的古書。一般情況是，因為顧廣圻受黃丕烈延請校書，校畢，黃丕烈復在該校本上題寫跋文，所以，「顧校黃跋」多集中在一部書中。少數分見兩部書中；還有「顧跋黃校」的情況。無論屬於哪種情況，大都視為「顧校黃跋」。凡屬這類書，因為出於顧黃兩位名家之手，校勘文字精審，題跋內